



^ 16  
2561  
23





海山閣增輯留書新集卷二十三目次

申詳

慎初搵嚴覆審 孫魯 欽奉論事 朱國光

沈青襲犯鄉賢 周茂源 節婦程呂氏 黃國裕

勅開荒詳文 汪會垣 編圖實限 鄭錢

殺死人命 王裕青 擒獲大盜 黃六鳩

禁溺女與婦 稽永福 解月課申法藩寧 王雲龍

監徒劫殺 失名 斬脉絕嗣 毛際可

失盜事 毛際可 人命事 失名

擅取舖行物件 周亮工 請建倉所 紀元

越獄事 佟國器 省釋無辜 蔡祖庚

誣東園產 俞堯 擁蠹抄詐 李之芳

目錄二十三目次

16  
2561  
23

皇朝集

皇恩詳覆等事

李之芳

抗糧事

紀元

高引逃民

王際有

討露寇賊

王仕雲

痛改積習

耶廷極

轉詳結案

施潤章

說明捐賑

王陞

打死男命

沈迪吉

入鄉賢詳

王應華

覆訊詳結長行

洪琮

申禁私販

胡悉寧

稟帖

再聘教義學膳

汪曾坦

稟帖

上王撫臺論戍事

蔡森德復抗嚴道

兵士蔡

申文

申復衣頂

蔡軍西

批駁

營吏受賍

王元職獲兵行

王元職

妖國善民

朱昌祚

緝究懸盜

朱昌祚

恭陳四款

朱昌祚

劫殺兒命

趙進美

懼兵殺人

嵇丞福

駁批人命

張景

駁訟欺獄

紀咸章

覆矜比例

張汗

打死人命

王應乾

人命事

王應乾

強搶事

王應乾

謀劫事

王應乾

強姦致命

周亮工

黑冤致命

周亮工

卷二十三目次終

皇朝集

卷二十三目次

二

湖山閣增補留書新集卷之二十三

西冷 陳 枚簡侯選 男 德裕子厚增輯

張國泰履安訂 休邑朱從儀履履發閱

詳文

慎初招嚴覆審

孫魯沂水

為謝大匪輕謹陳庸見慎初清慎覆審以仰佐明允事照得易  
無留獄明慎為先書者詳刑簡孚乃駭惟一成而不可變故三  
刺以斷民中誠重之也查律載大辟二百四十一條民所易犯  
者無如盜賊人命竊見矣書中人命以下手不真致滋辨賣或  
數人毆一人輒籍在逃者互相表飾究竟存脫抵之元地矣盜  
賊以贓物未的致礙成招或一案掛多人輒因無主者更肆罔  
誣展轉多橫生之藤葛矣凡此總由初情之惑昧耳夫初情何

在別人犯甫到官造次之頃安排不及三尺隨之尙爾知畏祭  
詞於差庶得其真若一擊囚圖狡智百出淹延日久寔能日生  
其至後謝與前謝絕不相蒙雖欲爲五聲之聽其可得乎竊以  
爲人命初報卽審其係下手某係加功某係餘人某係見證  
或手足或器仗一一確証由詳山不得空請簡驗也強盜初獲  
卽訊起贓物幾件今失主認明某人盜某家現獲其贓經其失  
主認領一一確証山詳中不得空知姓名也研申有據則實訊  
難移此後之紛咬永息矣至駁審一節上臺原爲死生嚴出入  
也乃問官不免泄泄一經批驗沉閣多年設法重辟卽庚死無  
辭乃一招之中有徒有杖以正犯未結每至餘犯離手相就  
甚卽令保候而數七勾提頻頻解審其懸懸已徹骨矣職以爲  
應問招詳宜勒限審結如情輕罪犯應即准其釋放如重罪則  
正犯無問豈先行摘發其大辟不妨另招報德友分輕重之微  
以明上下之服株運可省所失者不既多乎蓋置於始則疑獄  
不生斷於終則滯獄入洗是亦清訟之大端也伏祈臺前申飭  
俾各屬一體奉行將冤濫清而貫索無非恩造矣

欽奉 上諭事

朱圖光 奏先

卑職捧讀 憲檄仰見各 上臺經營運籌爲 國爲民至意  
下吏敢不凜遵竭蹶超事第蒙撥開林縣係中縣被災派半應  
運米七百三十五石奈林邑情形民不堪命今以運米事務專  
在至緊有不得不爲我 臺臺濱陳者林邑三四年來早敗爲  
虐麥既無收穀又不登富者少資益藏貧者流離載道死亡相  
繼而丁田戶之二減過半矣今春得有草根樹皮和以賑給米  
粒延其殘喘爭念疫癘大行病與死半目今仰望麥秋又成畫

併是富者貧而貧者盡。弱者弱而弱者亡。蕭蕭四壁。風雨度其待。斃奄奄填街。寒野慘苦之極。為全豫所未有。今若責以運送。楚米以言平。車輛則山鄉素非所用。以言早。驢騾兒女已從二。賣頭畜又已早盡矣。以平八夫。每米三斗。需天一名。必二千五百餘名之夫。方足一運。此二千五百餘人。大約皆餓餓餓生。重病方痊。在舊使之遠。赴千里。無論費固不支。即力亦不能勝。任徒使。狂填滿。堅才必克濟。運務興言。及此。卑職已不勝。膽裂手戰。猥係不能奉職。致悞公務。白罹罪戾。夫復何辭。但卑職身在地方。自望苦楚。隱隱不行。上步是十嚴例之。不曹公。將林民困苦情形。備由具詳。伏乞 聖恩。俯念林民於久府一州之中。獨苦特甚。免其煩。通則全。活餘生。非淺鮮也。卑職未敢擅便。為

此云

處州沈青霞先生祀鄉賢

周茂源

切有先賢沈公青霞。諱鍊。係處州麗水縣學前朝嘉靖十七年戊戌進士。歷官錦衣衛經歷。以疏嚴高。寸大罪。成死。文。章節義。昭耀當時。百餘年來。未有議祀鄉賢者。伏思表墓式。虛。聖明之盛事。闡幽彰往。賢達之高風。青霞。咆虎口而無。疑。犯龍鱗而不懼。野鷹。飛雀之逐。史冊。彌昭。而蛆。豆馨香。之間。典章。猶缺。鄉賢。應入典祀。攸關。士習。民風。誠非淺鮮。看得正氣。不磨。山川。為之震動。英才。拔。拔。邑里。所以光華。往代。之缺。祀宜崇。千秋之直道。新在故。錦衣衛。經歷。忠。愍。沈。青。霞。先。生。者。性。本。清。剛。學。成。任。簡。靜。居。小。位。每。出。大。言。厲。當。天。書。鳴。吻。之。時。敢。發。非。議。辯。論。之。論。劉。祥。刺。深。於。障。而。張。象。議。周。於。冰。山。固。已。威。初。龍。鱗。而。恨。脚。蠶。腹。矣。迨。平。十。罪。朝。陳。三。危。夕。寤。鐵。錮。

相結橫挺交加仰日月之真蒙迴風塵而遐邁寄命朔旃餘先  
宗幾顧乃豪據尊酒依然與比長沙興發高吟開口罵如西夏  
虎騎不下激激難平用是鬼彈星飛獸機衣發楊爲西亭之條  
絕塞頭行荆鄂湛族之心有東明履雖碧化莫弘之血魂沉汨  
水之淵未足以方此激昂形其悲痛者也當年東草旣將甫擢  
同科此日悲芳應共龍于比軍今稽諸祀牒大典闕如揆厥所  
山僉曰先生發祥雁序家本會稽雖慷慨義聲聽聞洋溢而武  
秋之後括木無傳所以承嘗在彼攸崇積澤於茲爲畧耳夫國  
有棟聞之彥東里稱仁邑生于木之賢西河爲美太白之廣漢  
東山兩地等其人物子瞻之黃州儻海到處以爲美譚豈有類  
步澤富養奇百師鶴來華表不列賢宗墳頭湯陰置歸日鉢坐  
友少真色而實事不特爲父兄者將何以致而爲子弟日將  
何以學也夫事久則論定節亮而禮崇賈遠金粟之神不刻生  
前王子剖心之墓修從異代然則遊九原而流連於隨會過天  
梁而概想於夷門洵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  
合從所請用樹風聲。

節婦程呂氏詳文

董國裕

看得閨儀原端化始節婦直比忠臣冰心要從白首而靡他霜  
操更自青年而不易今有故儒董程光禴妻呂氏生本世門子  
歸名族孝廉船上曾標三鳳之稱紅錦樓邊忽抱孤鸞之泣抽  
刀仰藥幾欲接踵於既世事親撫孤與得慰志于幽獨以婦道  
而躬修子職媿彼鬚眉乃家訓而律自母儀身堪模範何期天  
意之難必兩續而抱復應知人事之可憑縉孫枝于旣茂一  
十七齡弱息掩地無聲四十三載苦哀惟天是格懿德久彰于

勸開墾詳文

汪曾坦 撰

為備陳開墾之源勸懇荒之法仰祈採納定例以鼓招徠以  
 克國課事竊惟國之大計在餉。七之大源惟田。夫田則執甚于  
 湖南者哉。湖南地土廣袤。家事農功。故州縣多存籍之積。而稱  
 財賦淵藪。雖治割茶。猶附于衡。禾稻。故明歲額之餉。亦一萬  
 有奇。此無他。田為之也。迨至今日。田一日荒。稅糧日減。正賦僅  
 止七百餘兩。屢奉 上行開墾。屬吏非不遵布。德意願給牛種  
 永為恒業。宜乎認懇。恐後矣。然而蒿萊猶未闢。國課猶未克者  
 以有所疑。畏于其間。而司牧者尚未得乎探木窮源之論也。幸  
 際 憲臺仁敷南楚。周析民瘼。某雖庸仕。未幾目擊土滿情形  
 為之週周。故于當年勸勞于此。自蒙 憲臺見以。與余內馬部  
 自順治四年始入本朝。版圖雖此。擄遺賊匪。屠戮幾盡。始生聚  
 未遑復。受吳逆蹂躪。或死或逃。莫之勝計。以致遍野荒蕪。十居  
 八九。一望蕭然。傷心慘目。雖經歷任招徠。較康熙十二年成熟  
 之數。止少一百頃。粟五十餘畝。現在極意勸諭。將來不難復額。  
 昭著過糧。實差俱查。自朋迄今。尚有從未開墾之地。俗名服荒。  
 是豈土之不可耕歟。夫亦猶是也。何以此治而彼荒。是豈民  
 之不用力歟。夫亦猶是也。何以昔勤而今惰。乃細為訪之。知  
 其中雖間有永不成熟田之土。然竟至棄棄而不顧者。蓋不苦于  
 墾而苦于役計。墾實田不滿七千二百八十三畝。實丁不滿三  
 百七十八丁。當此積困之後。兼值軍需孔亟。糧七丁三。流民一  
 承開墾成熟。即有差徭。彼亦何地不可。苟延殘喘。而必欲向此  
 少差繁之處生活耶。此所以不特外籍者不來。并土著者亦未



昔遠耕也顧苦于糴者不可以損惟正之供苦于役者或可以  
定四時之策其浙人也請得節浙例以比之浙有錢江凡田地  
之臨江者每多衝決之患因另立一圖別其名曰惠里在田厓  
業正納正賦而免其雜差民被德至今遵行無弊處鄙今日  
之勢亦金版地常有災祲先宜廣為招徠無論外籍上著有情  
願開荒者如投開墾頃畝自給補授屋而外做浙另立圖里成  
熟之後得止納正糧不取求減其一應差徭槩與豁免庶幾  
聞風思舊願者聚在新民存田無復遠跡何種于他人在舊  
民雖未均徭暨之抽賦于昔日且有產者未嘗不詐懇賴開荒  
以託其力免役者未嘗不以賦惟登土以裕其財熟籌審處似  
有可行但職言微力薄不足取事斯民猶難遽觀成敗特披  
歷陳請如果下清可采六戶詳凡惠里定例出示曉諭以資  
情則其難集已去者可以復來矣上難遠所來者可以不  
久庶開田盡成沃野積疲下邑歲免金錢國計民生端在憲  
臺再造中矣。

詳編圖畝限

鄭錢

看得實發支冊定役編圖乃民生十載休戚關頭實 朝廷國  
課盈虧之所係也要必其難其慎至公無私或可稍輕民累是  
以編審之年督令各里冊書先推收而施攢造縣官逐一清編  
定役申府解司庶無漏卹差貧之弊乃南書則六有不然者推  
收兩完冊冊歸于紳檢不特冊書盡行退舍即縣倉亦不得過  
而問焉卑職奉春到任之後捧捧催餉之檄絡繹如鱗而民間  
之舊欠莫考各里之產戶無徵日向鄉紳催索始于四月初旬  
漸次投繳冊上既無造冊姓名亦無派名數自隨知會里民照

冊完糧不意閩邑黃華自髮孀婦依見每日具呈環真咸稱冊  
 弊不公總註不下千紙呼號迫切之狀真令聞者酸鼻見者傷  
 心總緣前令緣事倉卒署衆視事未久之故也職思役冊既經  
 鄉紳編定業已後時似難更改名誨而十年民瘼又不忍置之  
 不問釐嘗催科謹于四月初十日為始各里分作四月令具呈  
 八千後堂而訊查對如原存十甲一甲已經役過忽改八別中  
 是十年兩役也澤歸原甲如原在各甲未曾役過今鼠八十甲  
 一甲是十年全漏也據遺孀克如孤孀幼穉遠探別都路途遙  
 遠舉目無親仍還原里依傍但叔兄弟以便催科成根不及一  
 斗而派克里役則改歸甲戶以懸窮黎或有素性通緝為原里  
 所深惡而痛絕者忽鼠入籍良里甲之內令仍還原冊免致鄰  
 里為擊亦有趙甲願出錢乙願入者與令對調甚或有以吏部  
 之民而改在極西之里以一之之子而派役于官遠之兩都若  
 一撥歸則此盈彼縮無從辨理反有大之仍依鄉紳來冊以免  
 紛更雖知其冤苦員得以成事不說四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十四晚查對方完刻下職于衙齋再加磨對釐正發房騰寫必  
 再得半月之後方可造完呈解古語所謂擗廷不擔錯也伏乞  
 靈臺俯念民瘼難以因循草率冊之遲延實出萬不得已思准  
 寬限則閩邑民生永頌憲澤手無疆矣

殺死人命詳文

王浴青

為殺死人命事斬罪犯人李長致覆審看得何山兵丁也呂氏  
 李長致之母也兵丁強擄民妻已犯不赦之條矧對其子而淫  
 其母此種羞辱凡有血性者豈肯一刻其戴大也哉且何山恨  
 長致同住不便淫蕩思殺之以遂其志詎天道忌淫思殺未成

實枕戈執睡致長孫忿恨積甲求生念迫即借劍而及殺焉具  
跡似擅而其情實有可原也嘗讀記云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  
弟之讐不反兵夫曰不反兵勢必至于殺而後已而記並未載  
及死後律以擅殺之條也再放東漢蘇不韋父為校尉李景順  
忽論殺不韋斬喪不瘞後謀殺景順之首以祭其父然後行喪當  
時論者且謂不韋為四天而頭行其意其節義不獨過子胥且  
過子房矣東漢豈無國法而獨疎庇一不韋者蓋憐其志節能  
為父報讐有足羞耳則此日之長孫雖不可與不韋同日語功  
而復擬以擅殺之罪何古今之事甚相遠哉况目今南陽縣統  
犯新來嚴死陳宗孔一案業奉本院命其護主情有可原家部  
覆新來分業所繳擬身護主更與私情殺人者不四已加方疑  
例減死矣夫衛王者尚爾懲於如此况及父母復讐者其情理

更何如哉且所殺之兵已犯不赦之罪使必正長孫于典刑是  
天下之兵皆淫虐無度而相舟之婦貞淑無聞葬弟事閔 欽  
件且屢經行縣駁審覆詳殊甚游移卑職不敢依樣葫蘆故仰  
體蘇理沉獄之鴻恩并本院屢次駁查之慈意不憚瑣屑開陳  
事關人命總候憲裁者也供擬長孫原罪呈詳臬司批駁到職  
勘問改擬無力的決具招覆審看得李長孫之忿殺何山為姦  
淫其母在何山已犯不赦之罪而長孫已為濶不共之讐是殺  
一何山使天下之強梁跋扈者瞻因而落開一長孫俾天下之  
為仁人孝子者義藉以伸按律擬以擅殺應死人犯滿杖無力  
的決庶幾平反之咸中也供擬長孫無力呈詳臬司復駁到職  
提解各犯復審李長孫之殺何山實為姦淫其母羞辱傷心已  
忿悵積甲矣適爾何山嗔恨同居乘醉燒殺使長孫不借劍反

殺則長夜不即死于何山之手乎長夜死而呂氏姦淫之醜莫從何往竟報復哉是殺何山者雖長夜而長夜所殺者非他人也不過殺一強淫母氏義不其天之悍兵耳允宜改斬為核庶幾咸中之有慶矣

擒獲大盜詳文

黃六鴻子正

看得王可習父子且古奇兒也又有吳大郎李培興等四方烏合以為之黨是虎而翼矣潛居鄰城五丈溝逼近邳州之境將二十年不惟利其僻遠可以藏奸抑且恣其焚毒可以逃罪故因之惡醜日熾亦惟任意所為無復忌憚也平日往來多佩刀騎馬持弓挾矢之人夜聚曉散出没不常附近皆知為响馬之領袖而側目不敢言獨東振恃其強勇欲與抗衡又因此邳莊宗則將地三頃五十餘畝獻主海父子東振以其近已有再延

之意故縱賊潛奔其地以可習率人捕午具往田何捕死其一  
猶思振眼且設嚴密其陰私謂王家父子仗着响馬的勢子降着俺甚麼斯言也不過一時衝口之談豈料遂為傷心之怨殺機萌于此矣于是玉海招集惡黨吳大郎李乾西張四等在家密謀使張四往約蘇大老胖子一以恭撞見推一以老練可恃又使乾西卜日定干六月初六日舉事時方五月二十日而部署整嚴若此其處心積慮不殺不休矣至初六日午後玉海可習同李培興吳大郎蘇大等並踰寨飭暗藏凶器先後而行皆取齊于涉溝東嶺獨留培興看驢餘隨玉海至東振屋後麻地中時將二鼓矣玉海慮東振識認持鎗把守後路使乾西張四把守前門可習用紅土塗面與吳大郎等越牆而入東振尤與其子并徐小成吳銀露臥中庭可習舉手一槍中東振心口猶



驚問是誰而脖子一刀軟肋又一刀東振雖勇如實亦無所  
施其技矣。始東振既死可習等膽粗手滑逢人便殺雖長跪乞  
命而婦人之外無一得免其立時殺死者三人曰李東振也振  
之第五子李援也第七子李小黑也其追疾屋外戮傷千趾四  
宅上次日身死者一人曰東振之第六子李小鱗也其中錦被  
刀知非東振之子受傷稍重得不死者二人曰徐小成也吳銀  
也其所傷頭顱去頭皮一片黑夜倉惶即以白棉單裹首可習  
等認爲同賊不行窮追自傷奔至南鄰生員李靖忠家叩門求  
救靖忠鳴鑼喊賊始散得漏命鋒刃之下者一人曰振之  
第三子李小二也其相去一斗鳴地賊猶押徐小成引路并欲  
往殺因靖鳴鑼賊始散去得不死者二人曰振之第二子李小  
元第四子李小二也此皆單職置靖親至東振死地驗可習等

往來之跡問東振等被殺之形屍親鄰佑之言其可習等  
供適相照合亦可以見此事之非常慘變而王海父子結黨殺  
人必欲盡東振之種類而後已其忍心害理抑何至此。或至  
究其所得之財實無一物可指其東振家入觀其所居土屋數  
椽僅窄倒敝原無厚藏可盜剽劫而王海父子志在報仇不  
在劫財如當日地方之初報並無奪去財物非虛語也其持兵  
拒捕鎗戮官兵種種兇悍情形前詳業已敘明不敢復贅總之  
王可習者果過豺狼惡同梟梟又廣結匪人父子肆虎不獨開  
警官法直敢草菅民命俄頃之間手刃三人不煩刑訊供吐如  
畫按律可磔夫復何辭其父王王海發蹤指示屠戮滿門實爲  
罪魁惡首者斬律例炳然但既伏天誅無庸再議李培典雖未  
傷人然已同行觀其欲辭王海回家你做這樣事休連累我之

語已知其不可免矣。姑謂謀殺人，不加功者，律擬流。已有餘辜。李小五孫培興之子，殺人既不同謀，拒捕亦無兇械，羣然突出，被縛當場審，係無辜釋之，非疑挂宗，魁即李瑗初告之，莊四也。與東振逼鄰，而遠交王海坡等，不無似此。且懼上海兇，不敢遠行，抵斥故，告宗。意借宗魁，以供玉海。此屍親確有苦情，但細加研審，止有獻地，根前並無知情實據。姑引不應律軍杖，吳大即殺人，獨恨拒捕爭先，曾為惡黨之首，中箭身殞，得生首領幸矣。其餘蘇大、李胖子等五名，或住居隔省，或逃避遠方，已經移開給批，嚴行緝捕外，緣大獄不敢久稽，合先具招詳解，餘俟獲日另結可也。

禁溺女典婦詳文

天地以好生為德，婦道宜從一而終，嚴有溺女之俗，無益於世。

稽永福通報

昔然夫虎毒且不食子，況于人乎？知此呱呱而泣，名甫駭生機，旋罹死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至干貧兒乏食，則出典其婦，婦皆生子，子屬彼而婦仍歸此，蓋以婦為本，以子為利也。甚至甲典之亡乙復典之丙，一婦而輾轉數人，以夫家為傳舍，及其碎鏡歸趙，亦恬然不以為恥，職目擊情更痛心疾首，請憲通行六屬勒石嚴禁，如敢故犯，許里鄰首發，治以重罪，一以植天地之和，一以正人道之始。嗚呼！持風教故因條議而并及之。

解戶課由法滄堂

王雲龍

伏睹聖學文筆，高華人倫，淵鑑陪稱，屈宋見命，修融鑄今，鑄古之林，吐哺推餐之量，八代振藻，四海歸心，緬惟名伯之棠蔭，同若水于干純，魏公之芟蕞，嶺黃山六六峰，其會登元禮之門，倒中郎之履，今乃寒澗掃落，枯樹凌寒，意檄鈔承文衡，幸邁此

政亂逢歐沽馬蹀孫庭諸生所當張持方寸之廷仰扣萬石之  
歸之日也顧懷庠地石中流學慙下品丁兵祿之後兼蘆墾之  
追走汪南之南瑣崖等於寓公梓杜出之北稚曾同平僂父牛  
衣夜繭士銖晨冰成如蠟草樂無知書鮮可讀者以故懶則  
擬於叔夜才亦盡於之進懷還如金賣菜難益今將課卷呈上  
倘蒙原其瘡痍呻楚之餘竟諸牝牡驢黃之外諸生幸甚

鹽徒劫殺事

失各

看得吉四一夥聚黨雄行恣睢兇橫始則與販私鹽出沒于山  
陽六合之間既則短稍歸越往來盱泗天長之界拒捕官兵而  
金雲臺身膏鋒鏑格殺捕快而何沂命掩黃少嘔負數百里之  
間民無貼席比隣五州縣之地歸盡荆棘今各犯交繳收補失  
主負贖已露首喙何辭覆核但二情真罪確吉四係首糾劫景  
示允宜各犯罪以首夥初不柱

斬賊絕嗣等事

毛際可會係

看得劉麻子一案以僱工而竊擄家長李學之妻趙氏誘至繼  
父李仕進家旋與仕進之子李起三同謀殺之又欲持刀刺主  
以滅其口如果真有不髮指賊裂首弄人也茲嚴鞫各犯口供  
三復吏目初招情節大相徑庭敢為一一拈出初拈云麻子僱  
上八年出入從無禁忌便以易于通姦矣及云通姦牛載乘學  
不在家誘令潛逃夫既誘其逃必預計其逃之之策逃之之地  
據稱四月初九午夜拐出引至三里遠不言至何處豈露處而  
棲息乎此可疑者一據稱李學家下人知趙氏被劉麻子拐逃  
使人四面尋訪何不追求于麻子繼父李仕進之家乃問一是  
曾無着過而聞者此可疑者二據稱小立柱親眼所見夫不証

之干事未發覺之先而証之于既就拘執之後且聞立植之父  
現在李學之家此其可疑者三據稱婦暗將布一疋袖三方藍  
袖裙青布女襖帶並不言再有何物未起後又稱李起見趙  
氏攜帶衣服頗多見財起意此不過隨身衣服有何可圖此其  
可疑者四且初九夜拐出隨送至李起家至初十將趙氏縊  
死此總一日事耳何以三李起高隱兩三日藏在雙牆坪內此  
其可疑者五既云恐趙氏回家說出奸情何不商議遠避人財  
兩得及誘至學家逼近之處行兇無忌豈不慮人知覺此其可  
疑者六十一日天明李學家人看見屍方知下時已知勒死  
何以不問拐逃之麻子何在如見麻子何以不拿在究其勒死  
有何畏懼反云舍忽不言此其可疑者七比麻子執李學回家  
李發欲持刀往刺及詢李學云李學在麻子時我問他汝不懼家  
莫不是要來殺我夫莫不是三字以遂成定案也此其可疑者  
八至于其父仕進年已最老必欲一網打盡而去父子同謀吏  
目之出語甚矣父子姦經是屬何心此其可疑者九且供婦死  
後而李學始回吏日出語云李學回家搜索起等無法滅跡將  
婦勒死是婦人又死于李學回家後此何事也而顛倒錯亂至  
此其疑者十乃審劉麻子供主于妻妾數人曰着喚開趙氏因  
鬧走出是真死後我與主人一同收殮現有陰陽生楊立成可  
問職遣役往陳州密提立成一問即供云李學差人來請云炎  
天縊死速為收殮則李學在家是真而縊死是實何以云不在  
家而一月之後作此彌天之霧也况李學之妾果被奴被拐被  
謀死理直氣壯不必畏誰何以忽云往永城提事不在家故家  
下人混殮混報至一日後方回忽云十一日婦死十二日上班



及職審時忽又云在州城中下人報盜死就令速理不曾回家  
 及再審忽又云我回家未去看故不知勒死又云前不知是劉  
 麻子因其逃而告之又云因其殺我而告之種上矛盾究竟婦  
 死婦殮以及呈報學俱在家自主而麻子亦實在他家則誘淫  
 何據揚逃非真三里之遠與李起家小立社之見俱未確况勒  
 死掛樹又誰見之乎而推官親檢又未見有八字交匪之痕也  
 職當眾駁結而學吏離不能自解止云在隋明斷而已總之吏  
 目初招未免因學係道役受其意指過為羅織而刑下無不盡  
 招因事涉姦拐使人易信而易信也

失盜事

毛際可會侯

不得盜之律止有當場現獲與匪逃敗露之可據者而已今  
 李四近被獲則不然當行約近後羣盜北人燎人而已去矣因

鄧氏火光中詔得李四之一言直至次日早約捕役至其住處  
 擒之母惟乎王信不肯放人而送至封丘耳所可異者李四既  
 往來甚密鄧氏尚能認之而其夫尚一林往其火燎而反不相  
 認有是理乎據稱四與王成玉曾結義且曾借其銀來未還四  
 即不類亦當塗面改形而盧成玉之相值况一林即住于成玉  
 之家也此鄧氏之言必誤認其似是而非者甚明更可異者成  
 玉既率捕人捉獲李四以刀刺之鐵尺打之反不就其家搜其  
 贓何也亦無贓之可起耳且李四距一林家有四十里之遠姑  
 無論其日間在王信家墾墾至暮纔散也並無論其夜間與游  
 一信等睡于樹下而二鼓尚言一信之來遲也假使果真為盜  
 當此災天夜短往返八十里之遲而一扎人燎人劫其物而歸  
 次早非就睡于家中必分睡于僻處何能安安間間向地上摘

葫蘆以待捕役失主之來卒即况聞成王之來必知事發即當  
驚惶奔竄今一呼即至必其心無愧作可知及至到官初審未  
嘗起一眵一杖而止令拔批無辜以充盜案之數今所拔者又  
盡皆昭雪無一匪類則李四之非盜又其明証也應請釋王  
成王實屬兩禁但念其因女流誤認之故姑從寬看盜案仍責  
之顧稍摘獲以贖原罪可也

人命事

失名

看得胡雲一之死也前番教鞠惟以屍之真假為辨後來教鞠  
惟以證之輕重為辨自能義一一認用傳遂成結局矣會經恤  
寔疑本罪為疑傷多謂非信欲按津戲殺誤殺並從抵條誰請  
嚴訊死者可弗抵哉然此獄之未信別有隱情蓋胡雲一死後  
能與慎密守出官不止一狀得金行賄不下數者

無顧忌此何等伎乃謂諸奴開時獨陳出集懸在屋不之  
有是理平安之與慎定是王使之人祇緣青衫面皮故當畢者  
不掛齒頰今本生物故安得起九原而問之不謂不以義二為  
紀信也伏候云

詳禁擅取舖行物件

周亮公 操園

看得以官價買民物致有賠累民已不堪矣從未有公然出之  
舖戶不給以毫釐之價者亦未有不給毫釐之價而尙責其物  
之精粗美惡令之求死不得者亦未有不非舖戶而必令其子  
若孫承當不替者有之自上杭始自上杭之供應巡道始自  
借供應巡道各色以資其餘之無窮取索始巡道之執事旗  
幟桌椅座褥上下舖陳既出之舖戶矣二十年之前猶給以半  
價十年之前何有三分之一邇來但有供應並無價值矣所謂

之而及於先年其祖若父或經營於吳浙或張肆於本鄉或歇  
宿商賈竟有蠅頭或充當行戶分其牙用雖多貽累諸端尙有  
分毫利息勉力支持已覺難勝今兩廣路道商賈難行且尙之  
所謂舖家者半登鬼錄半徙他鄉矣士之子尙不恒爲士農之  
子亦不恒爲農而上杭之舖戶則如克問蓋有其祖若父既死  
其子若孫卽改而之他業而舖戶之名終不可得而去也幸而  
本戶死絕矣又必累及其親族幸而逃之他邑矣又必連及其  
姻戚而有賢者可至爲自子之計者則曰我但不取爾等一物  
耳勢必不能逼之上及之下爲調停之術者則曰我多報數名  
使之家擎易舉耳實則不能去其籍絕其根問者求情脫免受  
賄更易者亦必有一各頂替而後有一各開隙其頂替之人卽  
出之開除者之口所報者非尙門中所具匪徒之人卽彼平素  
所最恨之人也一名既入簿中十年不能更易今日取緹緝明  
日取糧稅非嫌其色不鮮明則怒其物之粗惡道路既阻又往  
往取邑中所絕無者以難之求之鄉紳而不得謀之他邑而不  
能差役之權從此尊矣非曰代爾回官受責必曰諒情代稟收  
用取一物卽有一番之刁難交一物卽有一番之使費富者求  
負上者求死其來非一日矣况舖戶之名既無無論其家之貧  
富而富有之名已四溢矣負吏垂涎奸胥側目旁枝借出意外  
誅求皆以舖戶二字累之此其苦又不止于應官物而已也  
幸近日文武官僚加意撫字民少有起色然相沿已久若不申  
請禁革爲累終自無窮乞無請乞 憲臺嚴批勒碑永遠禁革  
其歷來相傳舖戶姓名冊籍但有存者俱令該縣焚燬其所屬  
官邑大小官員并道標中軍千把總之類自用蔬菜鹽菜魚肉

等樣俱發級銀平買如官價遺取一物者即報本道按法解院  
究治如此則民命少甦逃亡復獲亦不道見各鋪戶哭聲動地  
不禁激切言之

請建倉所

紀元子淵

為酌議速建官倉以慎大獄以重民命事切照在官人犯罪有  
輕重之分則禁有監倉之別此定制也凡人命強盜成托定辟  
者如錄州縣入監獄候

旨處分至在 欽案憲案者或未經訊問處其理處或已定招  
詳罪涉疑似者例應候看一候今本府并仁錢一縣有監而無  
倉囚犯不論輕重聚斂於此省會重地獄訟繁多每月稽查監  
薄不下千人無論獄氣薰蒸身生疾病不分有罪無辜均化獄  
隣已屬可憫且以人類暫雜則好死易生啓閉無時則疎後疏難

料常有輕犯入監即為重囚之概然傳泊近且不乏詐富拔良  
備官擾民半由於此又有重囚冒輕犯之名或竊換衣帽乘獄  
卒之不備混跡越監而去者弊習無窮職總總慮之查得錢塘  
縣地方原有舊倉基地向因倒塌遂成丘墟今本廳會同本府  
及各廳縣指捧修建備行錢塘縣查明舊址建房築墻應費  
匠本植磚瓦若干估明報廳以憑申詳 上臺即日興工告竣  
去後今據縣知縣真詳前因到廳理合通詳 憲臺祈為酌奪  
施行

越獄事

佟國器 日

為照盜犯越獄必有勾引之人通同線索謀定後行夏元等係  
劫官重犯同獄官卒滿不隄防以致越獄平日往來何人送飯  
何人且當檢獲 緝解由身無完衣後來誰與遣送衣服合應

嚴審仰巡北道即便拘集司獄官提牢禁卒嚴加訊問平出  
入獄中送衣送飯之人根究脫跡以憑緝拿速速

省釋無辜

蔡祖庚

看得聞三小子年方齒齒詎懷盜心禍因胞兄閻九成素與馬  
乙等曰聚權神革面歸化編伍良根兄之同類弟亦有不相識  
者也及馬乙等鷹最猶存復逃定襄偶遇小子小子如逢舊識  
安知其為逃避乎乃相隨省兄乙等中途行劫小子驚懼始知  
誤入虎羣所以急奔其兄而避之也所劫錢米幾何四盜分之  
猶不飽欲尚能以餘源殘滯及童子乎無實罪無現杖無失物  
主而以此愚昧無知之賜齡入于身首異處之大辟是豈仁人  
之心亦豈明允之法也馬乙等既已伏誅毋容再議三小子無  
盜無據難以律擬問九械本不知情相應省釋洞解三面悉出

憲裁

誣東園產惡逼貧民

俞 嘉贊

看得張政與生員武盡善并為園產涉訟乃因兩道召怨也張  
政有庄屋四間于康熙八年由外將屋托善看管屈指已十餘  
載至十七年聞回家善仍交還張政現係政所居之屋是也政  
隨耕善地欠下羊銀從面索取政因十載以來房屋坍塌所欠  
羊銀意在抵償修屋耳竟想不到庄屋非武盡善代為看管焉  
知其不有故官離棄之非今政旋再猶得爰居爰處者伊誰之  
力也夢之他人之幸未必時加修葺則有之告以圖產試問現  
住者何人耶若証作東人立逼離境之說查本縣並無武進美  
等証作東人之控詞則送投本縣之語實係虛語且職查訊問  
隨有老人常振與坤與兩家俱有親道從公講信修睦持和息

求准非卑職不敢擅便也但念乘連細事伏候 上裁

擁齋抄詐事

李之芳 鄒園

審得孟寶卿糧房筆役也馬官保輪克里長于本年某月日該縣委趙典史下鄉催糧帶寶卿同往算明完欠之數時官保外出拘其不應比祠長代出常例銀二兩付寶卿收受此二金者雖非出自官保之手然代者必索其價與取之囊中何異故有此控夫催科之令雖嚴非藉以飽奸胥之腹奸胥之腹愈飽而錢糧之欠愈多是催之適以緩之矣杖而追給夫復何辭

銀思謹覆事

李之芳 鄒園

看得戴之甲向因戴之乙構疊骨肉之間筆墨雖薄之事而指姓無據歷諷情節已瞭然矣惟是之甲向以此坐黜未復允復今嗷嗷復為是請者蓋因註誤被放情有可矜與一開自甘之階而不即乎終身淪棄也况其才有可觀是敢特為申前但歷訟願未屢蒙憲審已明伏乞洞燭前案情由移送學道准其收復總屬憲臺憐士盛心而賜之再造也

抗糧事

紀元子湘

查得徐某一案江山縣以抗糧情事列款揭申屢經審擬以貢矜抗糧攸關 功合致奉駭查今閱覆刑原詳則云所欠積逋悉經完納其貢生真偽係已到監兩案經 廷試者非出緬因故有請覓一線之詳反復推究其始而抗糧也謂之藐法之罪難寬繼而盡完也謂之畏法畏法之情可宥夫王者立法不過使民畏之而已豈必置之死地而後快乎應請結銷免題以開一面

窩引逃民事

王際有 書年

審得曹大孫曹汝興一係程統三之婿一係程建極之婿也統  
 三建極以抗差糧里長墊脊潛逃莫可踪蹟有催糧之責者不  
 得不周親是問夫狡免之脫也必營三窟而謂增家非其一窟  
 誰能信之且今歲田地二麥頗登即欲宵遁未有不謀諸兒女  
 遂作神輪鬼遁暗度陳倉以去者統三建極應於大孫汝興名  
 下責以查訪論令速歸如其不返王章其在斷不疎縱二人  
 使先去以為民望也

計蠹究贓事

王仕雲望如

生員劉廷相與欠餉之會祖述郎舅也郎欠錢糧追呼及舅已  
 屬不經乃衙役羅勝等既因廷相而及廷枋又因廷枋而及廷  
 章轉轉苛求因之為利則是一人欠糧禍延九族有是理乎此  
 廷相之塚所不能已也但查所徵銀兩俱代會完納正供收入

紅簿應候祖述到日追給廷相其羅勝等朋好肆行  
 及誣于証伍榮等衙役雖有多人被害亦有多戶乃合所詐而  
 總計之共數不過三兩而已名糧而利蓄此輩亦何樂乎為此  
 而為求惡之所歸也羅勝三忠等各應杖做財追人官餘屬株  
 連究究

飭州縣痛改積習事

耶廷極此行

切照 朝廷設官分職所司雖別究之無一非固民起見職年  
 少菲材叨受理事同知專管巡人事務雖無民社之責時懷水  
 鏡之操日夜躊躇期於斯民共安樂上蒞任之初巨額旗賦日  
 進口甚誠恐貽害地方詳請嚴查緝拿業奉允行在案復思與  
 民最相親切莫如州縣寄以百里之任地方安危依焉彼池倉  
 庫依焉錢穀刑名依焉民生休戚依焉責任至重民呼父母必

不愧父母二字方不負設官之意居是官者務要秉公持正廉潔自操不辭勞苦不徇情面不避嫌疑不吝擔當愛民如慈母之哺嬰兒喜笑悲啼移與就暖事事切膚民間之所欲者而力行之民間之所惡者而力去之欲惡與民相同未有不得民心也夫民心開乎天意民心得而天意合天意合再無不懼上臺之理上臺既懼薦拔遷擢榮祖耀宗何如其快也縱上臺耳目一時難及如魯仲康流惠於中平王稚子遺澤於洛陽德被當時譽垂後世輝耀簡冊至今稱之不置又何如其盛也豈期邇來州縣不思大義不顧名節以做官為樂事安享尊榮閭閻疾苦痛癢無聞爾俸爾祿養之何益豈有不肖之輩借端科浙設法誅求天理良心墮之膜外功令三尺視若弁髦殊不知一有所犯立刻家破人亡追悔何及即幸脫漏網禍不及

身亦難逃鬼神之鑒察又焉能為子孫司長久也嗚呼天為無親國法無私可不畏哉職典言及此不勝凜然是一點丹誠堅如鐵石願與州縣各官大家打起精神痛改從前積習凡事不遺餘力身到心到口到眼到手到足到不使左右欺朦窮徹閭邑利弊洞悉民間痼疾加意撻綏俾家家戶戶衣食足老老幼幼身安夢穩方不負一憲臺居上密屬愛民之至意也合無請祈 憲臺飭行州縣各官自默省果從前之行政者則益殫精勤克圖今終或從前之死全者急於易轍以期後效共相勉力以臻至治誠如是立身保家顯親揚名無逾於此也

轉詳結案

施潤章 愚山

票審得潘周六一案以人命有傷依律究簡者法也乃原告潘阿尤年潘良九合詞攔息非婦人之仁難信即行財之實當研故



方請批縣開簡今該縣既稱同段之周四孫二脫逃則加功難  
 定婦婦攔控呼籲進憐雖有深又難以置之死矣所恃以確此  
 案者周六以無家朴監既可破行則之疑二犯以漏網潛鱗伏  
 分其致命之罪且珠肺石以枯槁泣而暴野骨以積愆竟不惟  
 非情政非法矣合無依所轉詳听候裁奪

詳明損賑

王陞治青

為詳明捐賑事言郡連歲飢荒民不堪命又加海道兩番蹂躪  
 民間膏血盡枯盧合成灰求為四壁蕭然而不可得以致父子  
 仳倚夫妻失散伶何哀苦號泣於道路者接踵而是職日擊心  
 傷救援無策且當此嚴冬法寒飢不足而繼之凍此必死之道  
 也况賊氣伊邇能保其不寇險而為苟延且夕之計乎卑職明  
 署府椽不但情不能忍亦且義不容辭為今之計蠲租固所不

免然權其緩急尚屬第一義其甚重而為續命之藥者莫若粥  
 粥一事所苦俸錢無幾勸功甚難者不以身先之雖大聲疾呼  
 誰為響應自到任以來有未領俸銀四十五兩心紅紙札銀二  
 十兩又自帶乘馬九匹變價二百五十兩已一而差人前赴產  
 米地方照依時價購糴擬於次月初一日為始在郡城之外東  
 湖亭及教場等處煮粥賑飢至明年麥秋告止費或不繼再行  
 措處倘有官民樂助者委實不拘其所自便沈恐飢民眾多男  
 婦雜處未便且慮擠傷老幼殘疾之人今酌分四處每處撥練  
 達耆老二名勒謹衙役四名家丁二名管攝新米分頭起撥日  
 給三餐躬親驗視內有赤身飢粟者量買舊衣分給之總以救  
 民於未死為朝廷留億万年撤翰之地止以收拾人心預弭  
 禍亂至日前被劫時役正死數暴露未殮者甚多但經差役遍

行收葬更慮開賑之後四方飢良輒集恐致不虞今議將府所  
縣衙各役及練就鄉勇內每明選用十人監守括察異言異服  
之人凡鄉音不對者不許放入庶內無卒死之憂外絕權符之  
患第事關地方上廬 憲憲慮慮理合詳明稍舒高目之憂云  
爾

打死男命事

沈迪吉 真無

王良王之毆打鄭仁固人所共見持鄭仁之死實不死於案內  
之毆而死於案外之毒不死於警家王良王之手而死於上妻  
丁氏與姪鄭奇及舅不好見之手也丁氏兵鄭奇通姦仁知風  
而吊拷丁氏且有必殺鄭奇後甘心之語鄭奇逃置鄰材久  
而不返某日鄭仁赴集偶過鄰家於挑路乃他事結讐之王  
良王也彼此交攻適良王之弟良珍在亦揮拳助毆仁遂於當

夜異命此仁母王氏所以有人命之挫也在良王自揣被人抵  
罪王法昭然絕不疑其有別故良王一人遂不待刑訊之加而  
自分首從甘認抵償聽斷者至此自不復予抵償之外別尋枝  
葉矣此丁氏與鄭奇輩得以漏網經年有病而莫之殺也卑職  
展轉是案獨疑其被毆之後猶能獨自歸家踰家之後猶能飲  
酒吃烟似非狼狽夫甚者何以能死且死之若是其速也及問  
臨死之声音者屍解之顏色声音則滿口叫號顏色則遍體紅  
青其為由毒也何疑因密訪鄭仁家事始知原有中葶之言且  
聞丁氏身旁別無藏獲止有一弟不好見遂疾提到官與眾  
狙隔別嚴審給以王氏口供云藥死鄭仁由於丁氏又給以丁  
氏口供云毒死是直但毒藥出于好兒之手好兒聞此遂張惶  
失措辨曰此事與小的無干如何倒說是我夫有無干則有

有于者矣於我無倒則有於人為順者矣少加刑罰則鄭奇之  
畏禍生好與丁氏之乘機下毒并好兒姐於至親不得不為助  
惡之事皆和盤托出矣復訊王氏何以舍毒死不告而告毆死  
則云初亦疑其中毒祇緣恨良王之深故一口咬定不欲使他  
人分過耳且欲賣丁氏得金為養計是以隱忍而不言慮其  
無管主也訊讞及此實有鬼神指使其間非卑職片言所能折  
也彼三犯者亦且良心勃發肯俯首甘罪而不辭妄人命重情  
前後察異卑職不敢擅專理合具由運人解奪

八鄉資批詳

王應華 國長

看得故宦高又登人倫師表理學淵源至孝堪泣鬼神素心無  
慙天口縮符羣邑春風隨地流膏拂袖家園秋月滿庭如冰年  
高而德彌邵身隱而道愈尊讓麻拊甘孔懷誼切倒囊振旭利  
物仁深善狀弗絕于口碑遺禍久光乎閭史宜刻宮牆之俎且  
永為鄉國之儀理仰府擇吉宣主送入鄉資祠祀祀級

覆訊幫貼長行

洪 宗谷

看得粵東孤懸矢末地偏邊衝兵馬往來歲無虛日而韶之曲  
江英德雄之保昌始與則地居上流尤為兩廣咽喉不但生於  
地者疲於使信有身家莫保之憂即官斯地者亦苦於接持有  
我躬不恤之嘆故前曲江始與保昌三令相繼自盡去年八月  
卑職蒞汪目擊時艱會條幫貼夫船長行之設業蒙批行酌設  
矣後保昌日知縣曹縊又蒙虔縣檄行有大吏亦當蒿日而等  
之論卑職遵奉又有覆詳幫貼之呈矣今部設有鄰邑協濟之  
語各憲又有處窮當家之批真不洞悉苦情愚為拯救職敢不  
罄竭一得以備探擇謹將明問所及一一陳之夫兩粵尚在用

兵一切夫船自當隨到隨應此征調之難停者也 國家一征  
經費人不符出正供稍缺三軍必致枵腹故縣官之考成視錢  
糧之完欠此催徵之難停者也然夫船供應之牽馬匹廩給有  
額又索折乾鞭管百姓呵叱縣官差役之費數倍正供富者貧  
而貧者逃追比無施輸將誰辦此可不設革乎傳銀除大牌勘  
合應藩令牌之外部設不准開銷矣然當此軍以孔亟之時糧  
章火藥軍器馬匹何項不開 國計又三院牌票取辦官差船  
隻皆係重 大公務何項不宜供應今皆無米難炊而傳銀反留  
餘羨助弄官民實與立傳之意相全竊謂部文紙牌不准開銷  
者為騰裏無事之地各衙門差役棟取侵員之言也今粵東何  
地下與腹裏並論批存留傳銀所當疏請動支者也又查徑略  
部院凡發運各官兵糧米夫船脚費俱得動支正餉今粵東交  
事不減湖南里役解運水脚例皆累弊故里長一富解役必致  
破產傾家不驅而之死則驅而之盜為民牧者愛民有心而黜  
金無術續圖有手而叩門無門不得而坐視其死而莫之救此  
解運脚費所當抗例疏請者也至若保始曲英等邑地富孔道  
當應之甚無所逃其責矣然四縣不幸地富其衝固不能帥其  
苦於人各縣幸而地居其僻忍不量分其責於已今查曲江各  
縣協濟仁化若于翁源若于乳源若于樂昌若于英德協濟止  
乳源貼銀若于此舊例也今曲江平圃濠濠二驛裁併芙蓉英  
德清溪一驛裁併滄陽天驛雖裁姑銀難減當此之時供應  
數倍往昔合宜酌量加增以濟二縣之窮此鄰邑協濟之當設  
也錢糧不許借支那移此亦復裏無事之地則可若邊方差務  
殷繁羽書倥至那此應彼勢所以然今欲造此加罪縣官譬人

方有慘虐之急而責其待救西江必無濟矣但責其事後追補查其有無使冒倘果逃亡拖欠亦須量准開銷房官無捉獲露財之夏民免敲骨剝膚之慘此本縣協濟之當設也至若差使去勤夫船頭站一到家下四出民官交累難大不寧幸而庫藏有銀那又目前猶可應去不幸庫銀告匱兇焰一逞籬楚立加塗復能顧身家留性命乎欲救此弊舍封貼長行之策其道無由矣卑職業已一詳再詳不敢再瀆然此事猶費堆敲者有一二云保昌無那必須各縣造船解彼供應也一在貼無定額多寡之數不均也今按廣雄二府乃通省尚買船隻養練之處從來驟遞船少多係僱募隨差俱在平其價值無不踴躍趨事即廣雄二府差船亦可回頭僱募彼此接應若令三縣造船來之一縣河下相接雲集差使勢必求多驟遞反較騷擾不惟無益

而適有害且有造船修船之費有管船工食備河之費頭緒多端愈覺煩碎惟源源協濟則何事不可辦故職謂驛船當供應而差船不必另造也至若幫貼站銀以應火牌助各則照舊道併七留三之額幫貼膳夫以應紙牌各差則照各縣現行計站支銀之例以保昌一季答應夫船之數計之則各縣該幫之數可定矣合傳銀膳夫供應之數其計之則公貼私貼之數可定矣傳銀則先期解赴驛隻則臨期僱募水手則船站給工多寡則季終我算聽當事之伸縮不旁設以阻撓憲諭所謂令二府之物力以濟一路之衝煩端在此也然持設者猶有舉若于雄之說又不得不一剖之夫差使之臨上由保昌下自南海從未無船而越雄飛渡至韶者亦未有中道半路而空船上水回雄者其經過各縣不過執沿途應船之牌以為要勒折乾之

具耳是保昌南海一縣尉貼長行之法行供應之船不加多幫  
貼長行之法不行供應之船不加少蓋雄原有必不能辭之苦  
非移詔之苦以累雄也是在官此地者其切同舟劫斯議者勿  
爲築舍則可行矣且縣丞一官原爲佐理縣令而設也縣官不  
能分身以應今議傳銀夫價專責縣丞督催催大備船仍令驛  
官管理經收出入則委戎廳專司稽察以杜混行庶各效任使  
諸事免舉矣抑申職猶有說焉煩簡當權人地今後保昌始興  
曲江諸邑須遴選才能以肩斯任庶幾綬短無汲深之虞而利  
器有盤根之試此調繁簡所當查例疏請者也云云

中禁私販

胡承寧

竊惟正引之壅由于私販之興而私販有二有引中之私有私  
中之私所謂私中之私其一自場而水海濱裝載是也其一自  
舟而陸河灘泊是也海濱之私此行海濱河灘泊之私其  
行于山鄉者二人兩畝各縣界邊鄙之所公歛接踵摩肩盤  
山越嶺回戶販手借俛無賴之民此往彼來沿門逐巷民至有  
是入八城市官益者正引安得不難私販安得不多商安得  
不告困然此猶禹引外者其至引中之私每包借名餘塩公然  
夾帶捕不該問官不得知無其實說有好商夾帶之條捕無  
其人則私販公行節使推名輪點官明知其二食難復責以益  
斥必至于責重至奉銀八手猶鼠同中補既無益因而議  
革議革之後私販何窮故欲嚴捕之法莫如責成于縣而縣以  
官引之產不墜正額之定不足爲驗則勢不得不勤于此較欲  
嚴禁之法莫如責成于廳而廳以隨趨之革不革弊責之清不  
情爲據則勤不得不力爲搜剔搜剔則夾帶扼于通津比較則

私販窮于小路如猶慮其私賣則私買者亦可申之于保甲如  
 獲慮其私買則私稱私買者亦可絕之于保甲若是有不  
 行則各縣有均引之法食鹽與戶口相配一縣食鹽之引且與  
 一縣相配苟分一縣為四鄉分四鄉戶口多寡配與應得引日  
 販引均而引不得壅死此又有均商之法山場僻壤食私鹽則  
 不出戶庭食以鹽則動經百里利生於便不强所難任其商人  
 備戶既均與四鄉應得引皆均宜因舟車之便搬運水頭聚集  
 不登道里官道便食私鹽之人或出數十里之外則商均而  
 引矣不得壅死是以本年之引定為十分以積在所管之引分  
 別帶一二分雖引亦可漸通而况本年額數猶有不足者乎產  
 鹽之地如故行鹽之地如故食鹽之人日繁百費而鹽則行不  
 遠額此無他各縣以密務為未節以察鹽務為未安難則不行

呼而不應之故也

再明教義學牌

汪曾祖元亮

為再立義學以廣教育事照得本縣為鄙民子弟樸魯無文上  
 年因立義學已煩聘師訓讀今查就學白眾地容人繁精力恐  
 難遍及復訪貴學廩膳生員潘瑞少年掛重文品其推薄備聘  
 儀閣書名帖一通仍煩命役敦請擇於次年正月集日就青雲  
 寺公所設帳以待使鄙城內外各聽近便肄業分一學為兩學  
 益寡寡多施教不虞綴雜合二師為一師成人小子湖源皆本  
 門牆後有增設將益觀誌感之盛焉

士于地臺論幾事

蔡懋德

謹再職認辱按臺之委奔走三衢進城論跪請恩維以默  
 洩書星一言老大人輒樂取若此則字下才程壞恐之士鼓舞

思奮何如也。職不暇為一已感知而先為東南生靈額慶云。屢  
 擢京命。正擬肅復而檄召適至。即辭。按臺返省。叩首崇階。而布  
 腹心職。更有勸焉。之愚。從來大人君子。必身持正。其心事與天  
 日並皎。而幾事貴密。其意權則鬼神莫知。蓋事機易變。惟密功  
 成。職閱歷雖淺。而間嘗侍教名公。嚙揣事幾之成否。往往不與  
 即如諱兵一事。勢在必處。自文武大小吏弁。以至紳士軍民之  
 屬。無不環注而傾上之意。指况弁伍精習。尤以窺聽為精神。結  
 左右。為線索。自標營將領哨卒。以至外區水陸關衛之屬。亦無  
 不環注而傾上之意。指一。言偶傳羣耳。如響而指一。為若輩  
 所規。聞知者轉而後養矣。此不但有意傾何者。為然。即眾坐之  
 中。無心透露。而其間與聞者。或淺或好。事或身無干係。或意未  
 領會。一不能守如瓶之口。便定慎事故。古人事局未定之先。好

謀與沉思。并運其管。幾一。差及所行。必不他。惟仿屬垣。其有  
 故紆其。以聊之者。職初候平江。蒙屏人垂問。且論以一路不  
 吐一。至平江。見職而始問。及固已仰老大人之況。幾。算  
 而今。其詞者。如人子有所。致于父母。憐憫無已之誠也。又  
 職等。往往不敢。通京貴。一。腹而老大人身一方之重任。運經  
 緯之。則朝堂血脈。不可不。呼吸不可不應。讀王文成  
 集。其平濠勦賊。有疏。聞必有書上主。晉溪想疏。所不能盡者。以  
 書。是轉達之。而內外始無。忤以故。文成之功。得力于晉侯居多。  
 意。或可采。平役。旋先具。崇。附布。區。伏。幸。古。慈。亮。容。

復抗疏道臺訓練兵士

蔡懋德

謹稟標營等官。欲責其人。飲。廉泉所不敢必。第。速來兵情。動以  
 弁領。扣。勉。為。端。故。今日。弁領。復。處。不能。負。刻。之。勢。況。在。省。會。有



老大人神明曉歷恤兵愛民亦誠洞達雖有貪弁不覺條腸  
 洗胃去歲各區謹勸自當安步赴義急公者一老大人鼓舞  
 撫輯自有妙用而諸弁仰承德意調信羈縻不可謂毫無力也  
 但時事艱難募強然非無事之地訓練兵士誠今日一要  
 務實實訓練則智勇才技之士得以目見是訓練即激拔也實  
 實訓練則衰弱惟怯之卒自難餉是訓練即沙汰也實實訓  
 練則即以教演之且欲技藝之精疎為殿最一切薦贖則所用  
 之是訓練則精利也實實訓練則將與卒相習心與貌相習手  
 與器相習應然有家人物終之誼是訓練即安輯也倘在今日  
 即稍寬歲終之故事明示勞其調馭之功而文書陽之新布急  
 講求訓練之實實此以後或格之賞不酬之罰並行而且一惟  
 其本九智勇是程人知激奮學一新下以鎮區區之反側而  
 備意外之不虞似非近濶之說也若訓練之法與知兵者商之  
 未敢置喙迨奉手諭附此自陳伏惟上憲宥鑒

申復衣頂

查得到某已經知道以行分則各而尚感為制劑之捲欲完  
 其既碎之壁書鶴賜翅于長引額思還其負信似非下吏所  
 敢與知之也本縣而賢多士百口咸稱其以曹某開染小故暗  
 人其各以國准狀雖終辯明而垂棘竟受曹某之穢其挾人挾  
 妓彭與無憑眾結一辭如果此生為公論所棄掛齒頰而欲吐  
 者則書書于衿人百其身奈何堪為之質乎燕城飛霜梁獄士  
 書士固有誅八網羅而伏首無所仰其言者非仁憲揭覆盆而  
 出之秦書則此生雖辱勵待養將骨朽子農固已耳本縣面  
 驗其人似誦誦然其不凍斃于繩之外者持採士評為之一鳴

官吏受賍以下批駁

王元曠賜咨

知縣其婪跡穢著實不斂又按所讞各疑殊未嚴核如徵比  
 條銀每兩勤耗三分計一萬一千有奇該得幾何而僅據供每  
 兩一分止一百一十兩承其是為其聚斂之徒不經嚴訊盡  
 役狡猾豈肯俛首承認點滴皆小民膏血詎容隱罪愆而不問  
 顯有疎狎民間通欠錢糧自應追比但見年其所欠止一兩餘  
 罪不至死何至立斃杖下草菅人命一至于此漕糧好弊司民  
 牧者宜首先痛懲本官反指稱臨倉安肆科歛官既侵肥豈止  
 五十兩之得徭役豈無染指而經承其脫然本外豈足為信且  
 本官到任既在八月十五以後臨倉公用則又在十三年前謂  
 未奉

上諭平預徵私肥銀一百二十六兩有見在可証刑官為知其  
 非有而遽云竟年不到無從傳報等語一語放過夫員年而可  
 竟聽其不到也從此無到官之犯人矣法係勘徵事于回秦  
 萬不敢草率從事

護兵行劫

王元幾湯參

設兵以禦盜而反為盜遣兵以護餉而反劫餉責天白日之下  
 何以遽有此等髮寸也上監奏張一傑口供張二虎係文秀貼  
 身門子從不撻差一撻即有此劫本官知痛筆證該司招內亦  
 有果何意耶之語是悍弁縱兵為賊已灼竟肺腑矣乃以充未  
 分贓一語為之薄擬夫知情有意全在分贓不分贓處著辨者  
 以為知情有意而不分贓也果何所利而為之乎試問王三  
 與二虎同一得財強盜何以三立就擒而二虎獨為免脫豈非  
 以百姓做賊人得而緝之兵卒做賊人不得而問之又豈非正

人為高人得而物色之。文秀為高人無從而窺測之乎。不然二  
 虎非有兩翼何以無跡可查。頭細詢王三云得射之後三往諸  
 置三虎返蘭谿。夫文秀在金華而三虎故望蘭谿而來。此又飽  
 欲攜資以歸。文秀之活口明証也。尤可疑者張一保知情一供  
 不旋踵斃于囹圄。且何清正八上秀皆是活口。何以同時皆斃。  
 此中開換獨不當細加推尋。前兵神為盜劫及正供事關重大  
 最駭聽聞。所當嚴訊毋忽。

叛國害民

朱昌祥重門

徐文煥海寧縣令也。借李正芳之餓死乃扛屍抄搶于張廷等  
 家。迨縣令出票拿拘輒放。抗堤逃竄。因廷為王鈞故僕疑彼庇  
 護。說情復獲。海危調捍就無風巨浪。並將懷商之陳文森張  
 伯宇張心宗及差拘之等。升錢君生談公之等。或証相助運米。

或証同黨趙殺為一網打盡之計。乃險稱安處。同流合污。王  
 次不但地方鄰佑防守等証共質不來。即其妻馮氏亦供文煥  
 拾陸日上省。具首相距路阻。何以稱本日。且親王鈞有連米下  
 海之事。其詢矛盾欺罔顯然。詎叛臣其情豈容貸。雖其親屬曰  
 認情虛泣憐減罪。但文煥以皇靈抗法而欲陷人重辟。若不嚴  
 懲反坐長此安窮。應照新例擬斬。何說之辭。

緝究夥盜

朱昌祥

趙二盜案原供饒饒安得借紗衫一件致被殺。辯且陸十亦係  
 同夥。巨盜僅罰為贖。即為償。終無可矜。疑何所疑而猶煩屢  
 駁。屢訊致稽。刑誅取竺三器械。屢借謝二弓箭。何物謝二何人  
 何以賤借若云弓箭可以不執。而借則以殺人之物。白白付  
 與不謀而之乎。天地間斷無此等痴人。若云弓箭必執。識而借

則然三謝。明係一人是殺人劫財者謝二而謝一以殺人劫財之刑者蓋三也。既為竊主必有預謀或狡兔之窟別有寄頓或分肥之後已經泥沙豈可以賊無起獲輒漏春舟。

恭陳四款

朱昌祚

曹伸等之毆死蔣元也。事起譁言輒逞勇拳必有傷痕律抵不在但查曹伸素無嫌隙毆後延醫似無必死蔣元之心且元頑于保辜限期或拾日之外律有不得濫擬條例業經會審駁勸令該司按引決杖追給埋葬之例此亦情法之平其助毆擬杖之曹心曹四并硬証之張五詐索之楊奇各獲赦具詳前來元從追賊後官均假請請休寧

劫殺兇命

趙進美

三承和生於維榜遇下真患近而肘腋之間既飲讐文遠則根鋤之章皆其敵國祥福乃仙僕也勒銀估友之悵素蓄於中知立十亦懷夙憤遂糾馮柱朝俚為內應小忠信文等為外援塗面操戈扎牆而八借明火執杖為名以逐直報復憤之實亂鎗叢刺斃承祥于牀榻之間且掠其資一以去掠獲極決本道以索閱重辟駁審再三祥福等供吐鑿鑿竟無執証甚堅况有出能昭然賊物疊也此案遂無遺議除立十柱俚已伏冥誅外坐祥福以謀殺家主律凌刷不枉至於小忠信文拱係祥福糾合前來小忠雖執棍旁立殺時並未下手信文雖持扁袋物重後亦未分賊然試問執棍旁立意欲何為不囚殺主而至將為救主而來乎主資豈私運之物人家非夜八之時既已傾軋倒斃盡長鯨吸川之能而猶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其誰聽之哉主大逆凡預謀者不分自從同罪未敢虜情輕出二犯係承祚但

人於昨與承祚孫同胞兄弟應照僱工人謀殺家長期親律與  
祥福同利益仔原因淨手開門念屬孩童免議餘兇行將嚴緝  
務獲以正典刑

獲勸悍兵殺人

稽永福 通遠

劉進忠倚兵索夫活殺申長余越椿于俄頃傷械並確律擬何  
舒然抵有續首駢首之分引律不可不正而殺有毆殺放殺之  
辯核情尤不可不真夫使進忠索夫之時椿不憚忠而與之鬪  
刃以不敵忠而被殺於忠則律出以鬪毆固足正忠之罪而  
椿之目也及查前後招情進忠一帶刃八岩村村之婦子靡不  
為駭歎散矣越椿以幾幾甲畏獨富其鋒夫何敢持空拳冒日  
刃哉乃勒折夫價不已椿方束手無措忠遂大肆咆哮一舉刃  
而直刺其賢再舉刃而重刺其脇且檢有編體重傷連片紅紫

是刃與棍交加有三斃其命不止者故前議分獨殺毆毆以  
釋鬪毆之義以明越椿非鬪毆致反進忠非鬪毆之足蔽其辜  
也今查忠與椿無積怨深怨先事固無謀殺之情乃以索夫價  
不遂而逞忿鼓刀無臨時已具必殺之念定以固殺尤不為性  
查故殺之例即附於鬪毆之條故前議引鬪毆而依故殺今恐  
律無兩議相應改敘其詳

駁批人命

江西臬憲

審得王貴乃皂隸馮勝之明差某年月日南昌縣比追欠里餘  
等保歇廖科適貴頂名往拘當晚欲覓官銷籤科與爭抗其恨  
貴者至矣次日貴又偕馮昇往科已他出子廖處出應怒氣相  
加貴激不少縣學遂舍鼻而毆貴兒拳亂下貴遍體受傷昇方  
為勸解學之母又挺擊昇鄰人李幼波往視之則學方忿忿未

程三 縣管我不得扭結到縣值賴今閱卷在衙學晚  
 時恣肆擊鼓狂譁就川堂扯貴毒打隨至嘔血頰今不能堪厚  
 院地學父子各責仍向縣責貴爾時貴僅存氣息自必死曰  
 到北沙下便見明白夫北沙蓋簡屍所也其父王文扶出縣門  
 貴節欲以廖宅為死所文強按以歸行行不前至高橋氣絕三  
 經簡驗肋骨斷絕太陽心坎腮脰臆臆後督臍等處無一不  
 傷前謝者重滋蓋膝執吏尉相單謂與簡痕分寸不對不思君  
 皇一相只看有傷與否其於分寸原不暇致詳且學之兇悍目  
 無縣官何有於尉學不可而為輕重者即就傷論惟受害淺反  
 現於皮膚若中毒深自入於骨節故驗傷必驗骨止見皮膚之  
 于足據也乃因骨節而疑及於皮膚亦疑所不當疑者矣所竊  
 疑者傷之斜與圓不合乃縣審云筆有正反筆反故傷斜一經

拈破頓覺豁然本犯猶稱貴死於醉跌夫垂斃之時安及於醉  
 父携其子安至子跌高橋又坦直通路非危險之地此謂言不  
 足信者再辯助斷應速殞何以能至縣夫肋骨離係致命豈必  
 旋斷旋亡今毆於晨死於午亦不可謂不速矣又辯傷偏於左  
 指為跌証大都行毆者以左手為便朝馮身云官曰左手揮影  
 右手揮拳此以有出彼以左受拳毆之券益確益真况右又豈  
 盡無一傷也本犯始結舌而語悉按律擬抵庶慰幽魂

駁訟疑獄

紀感享謝之

覆審得掘塚大罪也駢死大戮也不得之所見而得之所聞  
 事也疑而辟辟若不服况疑中之疑罪外之罪乎如程明字發  
 掘趙山祖塚所據者惟羅榮春活口今前審羅榮春所報報後  
 塚也未嘗報後塚之為程氏也揣其事理幽燭隱情誠哉於程

氏不能無疑誰無父母道路寒心宜初讞皆從重處然按老主  
 誅之程士亭繫於獄者大刑矣就使的的無疑程明宇已得微  
 為從之減况四隣中長並無一人見証僅僅一黃口之羅菜奈  
 而又不能一手指定則將以何者為確供實據而死程士亭者  
 父死程明宇乎且妻死之日即為掘墳之日墳之掘去墳之造  
 止隔一夜揆之情理謂程明宇妻死歸怨趙墳淚未收乾遂以  
 松揪浪恨銀鋪爭先微獨情有所不然難亦有所不暇矣今趙  
 山以祖棺久露士亭斃獄亦願息爭理應開豁各昭前擬

覆矜比例

張沂

覆審得一山地而余于廿二姓共之必爭之遙也故自有甘積  
 八之混葬而旋有丁木之爭又自有積八之限遠而旋有余  
 體四之妄觀矣第發案向事也而體四輒以積八之兩小棺掘  
 藏鼓草中為要求計乎該縣先以起棺索贖比依強盜論斬  
 細讞休四未有糾眾強形且索贖舊地難與贖棺同科改擬本  
 犯發家覓棺律引例處成惟是公山不析或貽後日爭端即  
 通禁不理恐亦終有起而犯禁者應行該縣從公釘界而三分  
 之庶盜理姑掘之事可以永杜

打死人命事

王應乾

據審八疑求生之心殷矣但兇器有木柱確証有某方死期在  
 次日檢驗有多傷疑安在哉疑耐情理而生者覺性耐酒之  
 人陡然難發難以情理求其生而不得獨不當為死者念  
 乎仰杭州府會同理刑入確查報

人命事

王應乾

何其高一門濟慈何孟浩安有生理蕭相草小事何仇之深而

繼以起覺守前其高怒遲于後其貧其甚復相繼而助毆也既  
日助毆應否杖擬招引以所役論元謀是否得情仰杭州府確  
招報

強搶事

王應乾

潘氏極口喊叫不願隨張洪而張洪亦有淡心焉雖同居三日  
原非結髮好姻緣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即匹夫匹婦寧能相強  
似此各從其願不可以離異論也仰縣覆審詳報

謀劫事

王應乾

沈上言頻寄家音惟倦乎恐愛泉匿其物而今妻索討首念股  
矣詎意已葬魚腹中乎違國憲而營家私豈海若亦有誅焉耶  
愛泉等生友其人而死匿其有不義之民也除已完不究外愛  
泉子敬各杖不枉仍嚴限追銀俟餘俱如議行實收領狀繳

與詳強姦致命事

周亮工

律云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和姦律斷然不云止殺死姦婦者  
姦夫以和姦斷也和姦雖無姦婦已死姦夫未必不欣然願  
相從地下也是否止于一杖仰該廳再確招報

惡冤斃命事

周亮工

黃氏之死雖屬自縊但從旁冷言挑激者誰耶室中既有王氏  
李氏則明明有姦殺嫡之定始矣但云角口傷從何來若不橫  
毆何因自縊雖無死法或毆或逼勒或痛楚自裁似不當  
照尋常盜殺以杖也李氏李氏激令嫡室以自斃而  
追逼室丙京死者之幾何天下之為妻者何自適為嫡  
何自苦耶何再確招報



